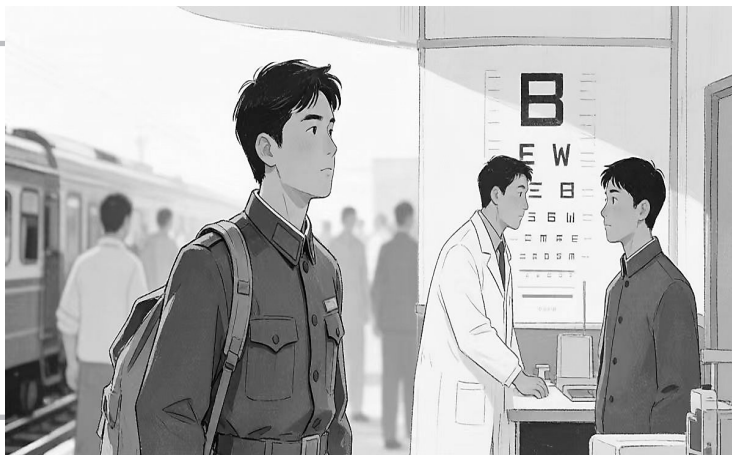


那年 我与军装擦肩而过

旧影重现

童年砸锅至今未忘

1981年的征兵季,青春的热血与时代的召唤交织成歌。一个高考失利的青年,怀揣当兵的梦想奔赴体检站,却在视力检测的“小瑕疵”前折戟。45年后,那段擦肩而过的军旅梦,仍在岁月里灼灼发烫——这是属于一代人的报国初心,更是青春与家国最滚烫的相逢。



那是一个全民热血沸腾、积极响应“大炼钢铁”号召的年代。一天,学校的大喇叭里传来响亮的号召:让我们回家寻找废铁,由学校统一收集上交,要以实际行动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。我作为中队长,心里那股责任感瞬间被点燃,觉得必须带头响应学校的号召,给同学们作个榜样。

回到家,我立刻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起来。可找了好一会儿,只在生锈的铁钉盒里找到几枚锈迹斑斑的铁钉,这点铁根本不够交的,就砸了家里炒菜的铁锅。傍晚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谎称:“铁锅被我不小心砸碎了。”爸妈听了,虽然有些惊讶,但也没过多责备。接下来的半个月,家里吃饭成了难题,我们只能省吃俭用,每顿饭都精打细算。直到半个月后,妈妈咬咬牙,又买了一口新铁锅,我们全家才重新吃上了炒菜。可我心里却喜滋滋的,因为在中队会上,班主任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。

[上海] 陈祖龙

1981年9月底,国家征兵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。我攥着那张薄薄的报名表,手心沁出的汗润湿了边角——成为解放军战士,是我打小就刻在心底的梦。

报到的那天,天格外蓝。大队部的院子里挤满了和我一样眼含热切的青年,自行车的铃铛声、同伴的笑闹声、大人们叮嘱“注意身体”的声音,混着九月干燥的秋风,酿成一股滚烫的期待。我的好朋友满哥骑着车跟在队伍旁,扯着嗓子喊:“慢点!别把油门当刹车!”路两旁的稻田翻着金黄的浪,可谁也无心欣赏——我们的心跳,早和远处营区的号声共振。

体检站设在公社大院。院子里像煮开的粥,挤满了等待验

兵的小伙子。有人低声念叨“部队真好”,有人兴奋地比划射击姿势,空气里绷着紧张又雀跃的弦。负责目测的是个穿军装的解放军,身板挺得像标枪,眼神锐利如鹰。轮到我时,他盯着我看了足足半分钟,忽然皱起眉:“脸色怎么这么差?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,刚经历高考失利,紧接着又连轴生病,身体确实像被抽走了精气神。我嗫嚅着解释:“最近……没休息好,营养不良。”他没再多问,指了指旁边的体检室:“进去,全面检查。”

接下来的项目像一场漫长的跋涉。最煎熬的是测视力——“E”字表上的符号越来越小,我眯着眼使劲辨认,却

还是认错了两三个。走出体检室时,我的脚步像灌了铅,阳光落在身上,却暖不透心底的凉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除了视力有小瑕疵,其余项目我都合格。可就是这根“细刺”,横亘在我的军旅路上,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
等待结果的日子,像被拉长的橡皮筋。我几乎天天往大队部跑,扒着门缝打听消息。结果终究是残酷的:我的两个同伴顺利入伍,我和另外几个同伴,因各种问题被刷下。他俩穿着新军装站在人群里,军装上的红绸带垂在胸前,映得他俩脸膛格外鲜亮。我们羡慕得眼睛发酸,却又忍不住为他俩鼓掌。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,仿佛有一堵棉花墙堵在胸口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[陕西·渭南] 赵学潮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【投稿邮箱变更通知】

本版自即日起启用新投稿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原邮箱已停止使用。感谢各位读者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,期待您的来稿!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330

管他是谁的种,只要是杨玉琼肚子里生出来的,那就是自己的孩子。牛幸娃想起了家乡垭口那棵黄葛树,那些“借种”的婆娘们,还不都摸黑让人家种上的,知道是谁的孩子?只要是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,那就是丈夫的孩子。只要丈夫不说,谁也说不着,谁也管不着。因为这种心态,牛幸娃对杨玉琼怀孕是真心欢喜的,是发自内心高兴的,他为杨玉琼增加营养杀鸡炖鱼是满心快活的。对这个开始不从、后来被他逼得无奈违心为之的女人,是充满感激的。他觉得杨玉琼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漂亮、都贤惠、都招人

喜爱,这个女人虽然单纯、执拗,但还是爱自己、体谅自己、一切为丈夫着想的,虽然不愿意,也能按照丈夫希望的那样去做。甚至以前杨玉琼身上的各种缺点,现在有的都成了优点,有的也可以忽略不计了。至于那次闹离婚,闹得很凶,差点分手,牛幸娃也认为是自己的错,是自己小心眼,不但没有感谢杨玉琼的付出,还因为她通过以前对象的父亲去为自己办理转业,而怪罪她,说出伤人心肝的混账话。想想这些,他就更爱杨玉琼,心里憧憬着两人带孩子一起过的家庭生活。杨玉琼怀孕后身子日渐发沉,料理家务有一些困难,自己又忙乎在施工第一线,就让龙大秀给介绍一个保姆来。这个保姆是三山岛村的熟人,有生儿育女经验,又干净利

索,做事麻利,和杨玉琼处得又好。龙大秀有时也过来帮忙,使杨玉琼身边也有了照顾的人,遇事不再手忙脚乱。怀孕十个月,一切都很顺利,直到孩子呱呱坠地。

让牛幸娃更为高兴的是,这个孩子是个男孩。出生前,杨玉琼说:她喜欢女孩子。牛幸娃顺着杨玉琼说:女孩好,女孩好,女孩知道孝敬老人。心里却盼着生个男孩,如今如愿以偿,怎能不高兴万分呢!

然而,牛幸娃也有不高兴的时候,不高兴的时候,脸上也能表现出来,根子就在于他怀疑“机会”非己所生,是杨玉琼和阎芳州结合的产物。尽管杨玉琼给他做过多次解释,说她和阎芳州的关系是清白的,即使按他的想法去找过人家阎芳州,阎芳州也没有答应。两人一起去天水,是阎芳州带他去找人看

她的不孕症。因为自己的病看好了,探亲回来夫妻两人同房才怀了孕,孩子是他牛幸娃的确定无疑,劝他不要胡思乱想。

牛幸娃对杨玉琼的话半信半疑。信的理由很充分,杨玉琼这个女子单纯、纯洁,和她结婚后,就没有和别的男人勾连过,除了阎芳州,就没有和别的男人好过的传闻。牛幸娃自己观察,阎芳州此人也算得上正人君子,行端正正,也没有听说他和别的女人有关系的传闻,他若是一个“风流才子”,除和杨玉琼之外,还会和别的女人“瞎扯”,但迄今没有这方面传闻,也看不出有这方面的迹象。而且,他似乎对这个不感兴趣,从来不一议论这方面的事情,不涉及低级趣味方面的内容,在做人的方面无可挑剔。

待续